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三七六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illegible]

尋人啟事

王遠樹叔（乳名貴么）湖南臨澧縣人，一九三四年八月參加紅二六方面軍六師三八旅六團工作，自一九三九年在家中見面後，就不知道你到什麼地方去了，家中來信數次，要我打聽你的下落，希見報後即與我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請費神寄信告知，感謝不盡。來信寄晉綏軍區衛生部轉我即可。

姪王臺（乳名耶春）

溫引枝

現年卅七歲，興縣二區蔡家崖村人，一九四零年參加三五八旅，有知其下落者，請告知並往家中寄信，寄信興縣二區蔡家崖村公所轉。

溫根枝

保德大塌地主高世斗等 陰謀破壞土地改革

（本報訊）保德四區大塌自然村地主高世斗、高舉同等，為破壞「耕者有其田」的實現，利用幹部思想上的弱點和群眾作風存在的缺點，擴大宣傳幹部缺點，甚至迫誘幹部，企圖轉移農民對惡霸地主的仇恨。去年十一月，土地改革開始，高世斗便從過家山跑回本村，並勾結該村村主任高運生，與該村長高全、農會幹部高樹生均出身於貧僱農，但由於領導上教育不夠，自私自利強迫命令作風嚴重，[illegible]

……過許多糧食的。」據來講地主便放出謠言說：「這幾年我本沒借高世斗的油，他硬說我欠過一斗，逼我賠了油。」通過這些具體的教育，大家認識到是上了地主的當，地主想糟蹋咱們的，幹部有錯誤，是可以幫助改正的。大家認識到：地主是挑撥咱們的，農民們不但不能實現「耕者有其田」，還要讓地主把持著村政權；前幾年減租減下的地，都又被人家奪回去了。大家把地主的活動都揭出來了，一致要求清算地主，實行「耕者有其田」。現在正準備進一步的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張志敏、余明）

[illegible]

認清閻錫山反動面目 誓為死難烈士復仇

陽曲官山等村群眾

（陽曲訊）閻軍六十八師丁長閣元十一天的佔領，已使官山、上下西姑等村人民深刻地認識到閻錫山反動派的真面目，他們屠殺了我幹部民兵群眾共十九人。鄉修繕座而後裝群眾終日勞動，八年抗戰亦從[illegible]

美下午報評 蔣政府是寄生蟲 政治上精神上均已破產

問題很簡單：蔣介石必須滾蛋！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舍衆社紐約十九日訊：下午報發表社論，評論蔣介石的「經濟緊急措施」稱：「中國蔣介石政權的破產，不僅是在經濟方面，而且是在政治上和精神上。」該報說：蔣介石不能以償值一億美元的黃金來穩定市場，不能以法令建立人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illegible]

輝大戰鬥隊 活躍洪趙路西敵後

月來殲敵卅九名、擊毀汽車兩輛

（九分區訊）活動於洪趙路西蔣佔區的輝大戰鬥隊（該隊為紀念戰鬥中光榮殉國的高輝大同志而命名），一月來殲敵卅九名，擊毀汽車兩輛。元旦日大家提出殺敵一個，一月二十八日上紀落樹戰鬥中，隊長王文通和工作員陳文杰帶領隊員九人，乘敵運彈藥給養之際，以飛速突擊動作，擊毀汽車兩輛，俘車夫二人，司書一人，繳獲二百包洋麵及其他物資，隨即分給當地三百多貧苦群眾。（石毅）

傳佑區官匪不分 縣長勾結土匪搶人

[illegible]

誌念

警惕地主的破壞活動

保德大塌地主高世斗等陰謀破壞土地改革的事實，又一次告訴我們：地主是要拼死命來反抗的，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我們幹部的一切說服工作，乃是完成土地改革偉大的歷史任務的保障，……要十分重視的又一次的說明了：保德大塌的事實，同時十分嚴重地對幹部思想上的……，乃是最危險的。脫離了廣大群眾，自然談不到「耕者有其田」的完成，而且將失去一切。因此，在進行土地改革中，必須堅決糾正我們工作中幹部中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自私自利等惡劣的思想作風，絕不允許採取任何寬容和姑息的態度。我們各地領導上，必須切實深入群眾，深入工作，並加強對幹部的思想教育，這是我們當前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問題。保德縣區幹部對大塌問題的處理，已獲初步成績，我們希望不久能看到該村群眾的充分發動和翻身。

綏南三十九名被俘傳軍 回家前痛訴傅頑暴行

（新華社晉綏十九日電）在綏南被俘之傅軍官兵卅九人，最近啟程回家，臨行前各自回憶本身不幸遭遇，痛述傅軍罪惡暴行。……

[illegible]

搞通幹部思想 正確對待空白村群衆

——舍窠塌空白村工作經驗——

（興縣訊）舍窠塌是一個二十二戶人家的空白村，全村好地都在地主康發炎、富農馬虎兒、康付多三家手裏。康付多每年春天借給窮苦農民糧食，按當時價格折成白洋，秋後還糧，這樣春借一斗，秋還二斗，來剝削羣衆。去冬開闢空白村工作，行政村派抗聯主任和中隊長到該村，在公糧工作中，四戶貧農和其他羣衆替地主富農說話，他們未及時研究羣衆思想根源，進行啓發教育，反說羣衆落後，並把康補世等四個貧農開除出農會。於總結公糧工作時，領導上首先對幹部進行深刻教育，發動回憶，檢討幾年來給羣衆做了多少有益事情，存在些什麼缺點。抗聯主任中隊長因此認識到窮苦農民替地主說話主要是因爲幹部沒有教育，沒給他們解決困難問題，羣衆受了地主蒙蔽。幹部認識提高了，他們便先找被開除出農會的四個貧農個別談話，經過教育，把他們又吸收進農會，接着讓羣衆回想他村那些地主們對佃們怎樣個「不顧一法」。經過啓發誘導，抗屬馬玉大便追述自己幾輩子攬工受苦經過，說到地主狗腿子收租要賬，糟踏他家時，熱淚滿眶，氣憤的說不出話來。新翻身戶馮玉千攬過三十三年長工、七年冬工。因爲唱曲子解悶，被地主罵道：「你連我家的狗也配不上」。農民在憤怒中立刻派代表把地主及高利剝削他們的富農叫來說理算賬。結果康付多退出幾年來由借糧剝削的一石八斗糧食給三家貧農，並退出十垧塔地、四眼窰、四間房子。康發炎退出十四垧半好塔地、兩眼窰、兩間房；馬虎兒退地四垧半。在檢討退出的地是否合適時，地主康發炎是抗屬，退的地中，有八垧是他在前綫的兒子最心愛的，羣衆念其保衛邊區有功，決定另找八垧，並將康付多多退出的土地也退回了一部份。退出的土地房屋，經全村民主討論，分給七戶農民。抗屬馬玉大的兒正請假回家，看見家中公糧減了等，又分到六垧好地兩眼窰、一面場，高興的說：「村裏人這樣照顧我家，再打十八次閻錫，我也滿心願意。」康補世等三個青年也自動參加民兵。（劉祖漢、務青）

岢嵐土地改革村莊 部份貧苦烈抗屬農民有了耕牛

整個耕牛困難仍亟需解決

（本報訊）岢嵐土地改革後的村莊，耕牛逐漸增加，三區下五寨、五里水等村，由農會將鬥爭果實賣了換回耕牛，分給貧苦烈抗屬、及貧苦農民。（編者按：耕牛分配給貧苦烈抗屬、農民是對的，但未經羣衆委托，由農會拿未分配的鬥爭果實給羣衆買牛的辦法，值得考慮，一般羣衆的鬥爭果實，均應一律無條件的經羣衆民主討論，分配給羣衆。）四區井兒上及寺窪非兩村，去冬政府給貸款廿五萬元，幫助十一戶貧農，買回五條牛、一頭驢。一區黃土坡羣衆合作社，則以低價賣給貧苦農民八條牛。三區秦子溝村模範主任王元，除積極發動羣衆買回六條耕牛外，自己拿出二石米，借給三戶貧苦農民買了一條牛。下五寨村羣衆有了牛，但缺少草，農會便將鬥爭款買了三千斤乾草，分給廿家貧農。（編者按：農會用鬥爭果實買草辦法，和前買牛辦法一樣，值得考慮。）但耕牛困難的解決，仍較實際需要相差很遠。如缺牛最多的寨上行政村，在三百九十九戶人家中，有一百九十五戶貧苦農民沒一條牛，過去靠人力劇坡，或人工變牛工。在去冬土地改革中，雖分到耕牛十條。但還有一百六十四戶沒牛，還需三十條牛，才能將全部耕地種上。因此，如何幫助得到土地的農民，解決耕牛困難，仍是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流）

簡訊

代縣警衛隊接到上級精簡指示後，方充實前綫，經過教育說服，卅名警士熱烈參軍。（韓步升）

交城長立村群衆 給分下地的抗屬包耕

幫復員軍人解決人畜力困難

（交城訊）四區長立村羣衆，從回憶自己翻身生活中，認識到八路軍和他們是血肉不可分離的，他們自問：「沒有八路軍還能安然過新年嗎」。羣衆大會上對幫助一家抗屬、三個復員軍人生產等問題，討論出下面的辦法：抗屬李正才五十多歲，兩目失明，還有個小兒媳婦，沒有勞動力，還分給他解決了十七畝好平地，由九戶羣衆負責包耕，除種籽外一切都不用他管。包耕的這九戶人家，按季和全村的勞動力算賬還工。復員軍人高二俊剛從離部隊，有糧食有籽種，但沒有牛，大家決定了三家的牛負責給他耕種，將來一個牛工還一個人工，或寄不還；他不會種地，會做木活，於是決定羣衆幫他種地，他幫羣衆做木活。其他兩個復員軍人也都以同樣辦法解決了畜力和人力的困難。（鄭維勝、杜芳召）

後方醫院郭醫生 熱心給群衆治病

（本報訊）後方醫院第三連醫生郭夫天同志熱心給羣衆治病。羣衆有病，不管刮風下雨，一吼就到。後彰貴塌郭候孩肚疼很厲害，他連夜去給治，婁家灣婁重前病重，中醫未治好，他黑夜走十里去給治；胡紀德病重，他一夜沒睡，看了十三次；邢來達得急病，他冒雨前往給吃藥、洗腸，治好了。來達父親感謝說：「要不是郭醫生，有八個也早死了。」由此羣衆更加關心醫院，一年內駐村羣衆自願爲三連傷病員拆洗被子在二千床以上。（排才、尤才）

祁佐奸霸作惡多端 今朝伏法人心大快

（新華社晉中二十日電）孝義民主政府應人民之要求，於二月十三日，將城東關著名奸霸祁佐執行槍決。祁某充任閻偽城東街村副及敵特務組織流下隊聯絡組長時，作惡多端，陷害好人，密報張堪價、霍文貞、梁玉明、趙昌等十餘人爲「偽裝份子」，其中趙昌被殺害；梁玉明被嚴刑拷打，出獄後，祁某將其逼走他鄉，沒收了他的家產。更依仗其村副之權力，徵糧時，將居民劉重、李信錄送「編村」拷打重傷而死，並將其三間房子拆毀出賣。民國三十年，祁佐將城東村老爺廟拆毀，出賣百萬元自肥，又出賣公院一座。我軍解放孝義後，祁佐指令其特務燒燬戶口册及糧款收派條，企圖掩蓋罪惡，又用種種方法破壞民主政府公糧工作，企圖斷絕我軍糧秣。在控訴大會上，梁玉明說：「在祁佐手裏，我坐牢受刑，弄得家破人亡，都是祁佐的罪惡。」很多人都上台控訴說：「這個人千刀萬剮也不虧他。」當祁佐伏法後，羣衆莫不稱快。

孝義新解放教員 斥閻頑虐殺智識青年

（新華社晉中廿日電）（遲到）本月五日孝義縣政府召開新解放教員座談會，到一、二區及城關各中小學校長教師一百八十餘人。由七分區馬司令員、宣傳部長李琦及楊縣長分別報告時局與今後民主教育之方針，晚飯後分成十三個小組座談，到會教員一致認識：過去受蔣閻宣傳蒙蔽，如今才了解共產黨是眞正爲人民的；對於「兵農合一」暴政，大家都表示憤恨，閻之「愛鄉團」」、「合謀年」、「饑饉年」、「奮鬥年」；被大家稱爲「害鄉團」、「黑暗年」、「淨閻年」、「殺人年」；會上並一致斥責了閻頑對孝義智識青年的壓榨與絞殺，最後決議舊歷正月二十六日，各小學一律開學。民主政府更保證教員每月之米糧按時供給，縣立中學正籌備開學，學生已開始報到。

忻縣 教員好壞 由群衆鑑定去留

（忻縣訊）忻縣教育科於一月間召開中心校長聯席會，總結全年小學教育工作。對工作好壞教員均有所表揚和批評。會中決定今後各村小學教員，除某些教員由教育科加委外，一律由羣衆鑑定其好壞，並決定其去留。（忻縣通訊小組）

讀者來信

加強教育參戰人員 嚴守群衆紀律

編輯同志：

前綫參戰的羣衆，有的人不遵守羣衆紀律，隨便拿羣衆的餅子饃饃吃，有的吃了東西不給錢票，也不給錢。不通過主人同意就隨便進家下米燒柴，吃罷就走。也有少數過往人員吃了小米不給糧票，也不開條子，老鄉問是那個單位，回答說：「問我幹啥？你要報告敵人去。」這些現象雖是少數，但影響是很大的，應加強對參戰羣衆的教育，趕快糾正。

讀者李維章

莊窩羣衆的發動

胡青

莊窩是個歸城關所屬的一個自然村，三十九戶，一百七十口人。土地改革前，除三戶地主，全都是靠租種地過日月的佃農。另外有兩戶手工業工人。全村有土地五百一十垧半，四二年前，三十四戶農民才有一百七十六垧半。經過歷年來的減租、回贖，雖有一百多垧地轉入農民手中，但都是些山梁梁、沙坡坡，不能多打糧；而三戶地主還掠有一百九十三垧半好地。農民辛苦一年，打下的糧交租就去了大半（過去全村要交八十餘石租籽），生活還是很苦的。因之，徹底解決土地的要求，普遍地存在着。

・・・一去就開大會，碰了釘子・・・

去年十二月，城關街公所李原同志到莊窩進行土地改革，他想：「莊窩盡是些無地與少地的佃戶，盡是久受壓迫剝削，正待翻身嗎！羣衆是不難發動的」。到了莊窩，沒有調查研究，了解羣衆的思想情緒，就通知幹部，召集羣衆，在大會上講了一氣爲什麼要實行土地改革的道理，羣衆有的你看我，我看你，有的低頭抽烟，對他講的不感興趣。散會時，宣佈第二天繼續開。到了第二天，默默的，走漏的，全村沒一人來開會，這使他對自己的工作作風、工作方式發生了懷疑。

・・・深入羣衆，發現問題・・・

「大會不行開小會，小會不行個別找人談」，他和村幹部商量後，就開始個別向農民進行調查研究，東家出，西家進，不管大人小孩，男人女人，一見就扯閒話，終於在貧農曾三貴毛家中發現羣衆冷淡的原因。實說：「實行耕者有其田，叫咱莊戶人再不受後地的控悼，誰不喜歡呢？！唉！這天年，一有個反亂，地還不知是誰的呢？前年鬧減租，地主還退了些賴地，要了幾次，紅契老約一縷沒要下，李來鎖就是因減租被人家把地奪走！」再和其他幾個農民談話，根子找到了，農民心內存在着「怕變天」「怕奪地」「怕老約要不回來沒把柄」等顧慮。

・・・時事教育打破了「變天」思想・・・

發現了羣衆思想上存在的問題後，就漫談時事，拿本地老百姓人人皆知的具體事實作教材，引導大家發言。比如：新政權剛成立，警備六團來偏關時，人數不多，武器也不好，現在咱八路軍新四軍發展成這樣壯大的人民武裝，不但有機槍大砲，還有繳獲頑固的美國武器。過去本縣人跑運輸只能到興縣，現在可去左雲、原平、阜平，看咱們的力量壯大了多少！尤其是貧農胡元萬的意見開了許多人的腦筋，他說：「去年八月十七頑固過河來，不是不想佔咱偏關這塊地方，而是他狗日的力量小佔不住，只搶了些東西，就夾着尾巴跑了。」

・・・挖窮根、找富根，羣衆開始覺悟了・・・

接着討論耕者有其田，意見就多了，立時吵成一片。有人提出：爲什麼莊窩是個窮村子，總翻不起來呢？大家說道：還不是每年八九十石租子壓在頭上嗎？地主們還不是咱們莊稼漢拿租子餵肥了他！他吃的誰？穿的誰？住的誰？戴的誰？張徵年追訴他以前只因一句話，被地主多加了他二石八斗租子。緊跟着王四錄，蘇大仁等都倒着將自己的傷心事吐了出來。大家覺悟提高，一致決定：「要鬥爭，要清算！要土地回老家！」

・・・向地主進行清算・・・

去年十二月三日羣衆向地主進行說理清算，素日以欺詐狡猾出名的地主范厚，當羣衆向他要清算田的老契時，他說：「紅契、老照，早在民國二十八年日本人來的時候就遺失了！證人有，新寫出來的補約也有。」他這樣把早已準備好的一張假約拿出來。但羣衆早就看穿了他的陰謀，貧農胡元萬反問道：「就算丟了吧，你將你稅出的新契，都還我們看看。」這下問的他面紅耳赤，結巴了半天，又說：「我就丟了你們要的那幾張約，不信，我就賭一個兒，就把他賭上……」他的話未完，站在周圍的人都喊起來：「誰和你賭兒？我們是講道理呀！」最後他才承認一張約都沒丟，全部還給了農民。

・・・莊窩在變化中・・・

鬥爭勝利了，全村已有一百六十九垧半地（內公地三十一垧）轉入農民手中。從今年起，全村再不用交八十多石租子了。農民王四錄說：「過去受苦是給地主受，以後是給咱們受，我可多拾下糞啦，齊上土，好好地受吧！」爲了解決穿衣，全村立刻組織起十八個婦女，開始紡紗織布，爲了保衛得到的果實，有十八個農民自動要求加入了農會，九個青年參加了民兵。張徵年喜的逢人便說：「這一下咱莊窩可要大翻身哩！明年看吧！」

晉冀魯豫我軍一月份殲敵六萬解放十九城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一日電）一月份中，晉冀魯豫解放區人民軍隊殲滅蔣偽軍的數量，等於去年下半年總數的二分之一，而攻克與收復縣城數，則超過了去年下半年之總數。晉冀魯豫軍區司令部發表元月份該區戰績如下：（一）攻克與收復縣城十九座：鄆城、鉅野、嘉祥、臨漳、聊城、滑縣、濮陽、定陶、城武、單縣、范縣、曹縣、觀城、清豐、濮縣、南樂、[illegible]石、柘城、太康（其中部份縣城又被蔣軍暫時侵佔）。（二）斃傷俘蔣閻正規軍與偽軍六萬一千四百七十四人（其中正規軍被斃傷九千三百人，生俘蔣軍一四〇旅旅長謝懋權，閻軍六十九師副師長王熙明以下官兵兩萬四千八百餘人，殲偽地方團隊及「還鄉團」被斃傷五千六百七十四人，生俘蔣國防部保安第三縱隊司令盛嵐峯以下官兵二萬一千七百零十人）。（三）重要之繳獲有山砲二十二門、戰防砲二門、迫擊砲八十六門、重機槍一百五十八挺、輕機槍一千一百三十二挺、步馬槍一萬九千四百十六支、子彈五十萬發、砲彈×千餘發。按去年下半年殲敵總數爲十一萬人，攻克與收復縣城共十八座。

鹽阜淮海我軍乘虛出擊 廿四天殲敵一千三百 收復重要集鎮三十餘處

（新華社華中二十一日電）蘇北鹽阜淮海兩區子弟兵，在蔣軍進攻魯南後方兵力極端空虛之際，猛烈活動，自一月二十一日至二月十三日之二十四天中，共斃傷俘蔣軍及「還鄉團」等一千二百八十餘名，繳獲步槍四百八十餘枝，收復重要集鎮三十餘處。選擇積小勝爲大勝，使大舉進犯魯南的敵人後方大爲動搖。在收復之集鎮中，包括阜寧陸水淮安三角地區之東溝、鳳谷村、車橋、欽工、馬廠、石塘等市鎮十餘處，隴海路東段南側東海沭陽運河水間之平民鎮、房山、東西辟埠等六處，運河以西洪澤湖以東地區之岔河鎮、雙溝、仁和集、林碼頭等集鎮十九處，迫使蔣軍困縮於通（南通）榆（灌榆）公路運河與鹽河沿線少數據點中。侵佔沭陽城蔣軍將四門緊閉，僅留一小南門進出，各街道揭築巷戰工事，深恐新四軍攻城。各地蔣記「還鄉團」「自衛隊」等紛紛逃回解放區。

晉察冀某部第七連 一月超過全年殲敵計劃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一日電）晉察冀野戰軍某部第七連於今年第一個月的愛國自衛戰爭中，即已完成並超過該連全年殲敵立功計劃。一月初，該連決定全年殲滅敵人一百八十人，但當時連長對超過自身兵力的殲敵計劃能否完成，尚無把握，因該連大部戰士入伍僅數十天，槍械簡單。但在保衛十家町戰鬥中，各排齊勇衝入敵陣，七班長賈果明負傷後，仍不肯下火綫，他說：「我還沒有完成殲滅敵人的任務，沒有繳到機槍。」戰士李樹田用槍對住窗口喊聲「繳槍！」蔣軍便全部放下了武器。在定縣戰鬥中，該連一次就俘敵一百八十一人，繳步槍九十五支，輕機槍八挺，擲彈筒三個，衝鋒槍二支，完成並超過了全年立功計劃，每個戰士都換了三八大蓋。現該連士氣旺盛，決心爲爭取更大的戰功而努力。

上海自殺案件 去年九九四件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據國民黨軍方通和平日報一月十九日透露：滬市警察局統計去年該市自殺案件共九百九十四件，平均每月達八十二件。自殺原因爲生計困難及失業者共達二百六十一件，尚不包括發瘋失蹤者。該報亦不得不承認：「光復以來，雖逾年餘，但物價飛騰，人民經濟生活並無好轉。」市民「由於生活壓迫，引起厭世之念而自殺。」又據一月二十一日平經世日報載：蔣政府統治之長春人口六十一萬餘人，純粹無業者三十六萬餘人，佔全人口一半多，而「管家的主婦，上學的孩子們，也稱作有職業」，故長春被市民稱爲「長懶市」。

彭學沛等掩蓋玩水罪行 王化雲氏嚴予駁斥

（新華社晉冀魯豫廿一日電）冀魯豫黃委會主任王化雲氏日前發表聲明，駁斥上月十四日及二十六日蔣方彭學沛及薛篤弼對黃河問題無理狡賴。

王氏指出：「薛篤弼談話的總目的，就是企圖將蔣方放水歸故所製造的災害罪惡，輕描淡寫的抹煞。關於彭薛所謂放水「有益無害」的謬論，王氏予以尖銳之指斥，王稱：現流入故道之水，不及全部河水二十分之一，但據不完全統計，已淹沒沿河床六十餘村莊，及四萬餘畝田地，河床居民無家可歸者達三十萬人，因黃水東向涉水時淹死者已有八十餘人。王氏並以九十二名搶修險工人員最近被蔣機轟炸掃射而死傷的事實，說明彭薛所謂「未完成之堤工刻已趕辦」的眞實內容。對彭薛預說「河床中搭蓋的都是易於遷移的棚戶」一點，王氏以譏諷的口吻稱：「此話出自住洋房吃大菜的國民黨老爺們之口，自不足奇，但是河床居民血汗換來的全部財產，豈止盡付東流，卻叫他們靠什麼來活命？」所謂「他們每人可得到十萬救濟費」一節，只是紙上撩餅，故水已近二月，但救濟費還裝在蔣家官僚們的腰包裏。」

抗議蔣特恐怖行爲 重慶學生發動總罷課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據塔斯社南京十七日電引證新華日報消息：二月十一日，「重慶學生抗議美軍暴行委員會」已發動學生總罷課，抗議蔣介石特務之恐怖行爲。罷課之起因，是由於學生舉行抗議美軍暴行宣傳時，國民黨特務於本月五日及八日兩度襲擊學生宣傳隊，使學生蒙受重大損害。重慶各民主團體已組成聯合後援會，聲援學生。

廣州中大學生罷課 反對蔣政府內戰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據塔斯社南京二十日電引南京報紙廣州特派員消息：中山大學學生一千五百人舉行反內戰大會，會中決定全校罷課六天，反對蔣政府進行內戰。

蔣政權盜竊人民應得款項 要求在黑市出售聯總物資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蔣介石擬請准將價值二萬萬美元之聯總物資在黑市出售一事，實際上已爲聯總署長魯克斯之正式聲明所證實。據美國新聞處華府訊：魯克斯聲明中稱：「目前聯總尚有機器等物資留待運華，中國政府（按指蔣政府）擬請易以價值二萬萬美元之棉花與小麥運華應用，中國政府（按指蔣政府）認爲此類物資之基本供應品，其在中國（指蔣管區）經濟及幣制方面可能引起之鼓勵作用，實較目前聯總計劃爲甚」。魯氏稱：該項請求將作爲各種方案之一種，提交聯總中央委員會研究。關於蔣政府請求將物資出售黑市一節，魯氏稱：「外傳中國方面擬請准許在黑市銷售聯總物資一節」，「絕無其事」。中國方面曾表示聯總應准許糧食在「自由市場」（按即黑市）中銷售，但鑒於配給制度及物價管制之缺乏，聯總始終予以拒絕。（按在魯克斯聲明之前數日，合衆社即披露是項消息，紐約下午報評論此舉乃蔣介石政權對人民應得的款項之貪婪的盜竊，證明其政治上及精神上均已破產。對合衆社之報導，蔣政府曾加以矢口否認，宋子文十九日在滬對中央社記者「絕對否認此說，認爲此項報導完全無據」。蔣政府行總署長霍寶樹甚至在二十日，仍經過中央社，「堅決否認合衆社之報導」，竟謂「聯總予蔣物資業已泰半運華，現尚未運華者，其數目僅四五千萬美元，若云以二億美元救濟物資出售，其餘不足數之物資，實不知從何而來」。魯克斯正式聲明發表後，在美的蔣政府官員因甚感狼狽而備圖抵賴，據中央社電稱：「中國（指蔣政府）行總駐華盛頓辦事處主任鄭寶南稱：魯克斯謂中國曾暗示（按據美國新聞處之譯文，應爲表示）要在「自由市場」出售食物，乃係錯誤」，鄭氏受其中國官吏之支持。

國民黨當局 圖斷絕我與聯總連絡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據美聯社北平二十日電：執行部中共方面新聞處長黃華告記者稱：國民黨當局拒絕中共聯總聯絡官留駐北平，並拒絕中共代表應邀赴上海參加關於聯總救濟物資分配事宜的會議。聯總準備在中國分配者，尚有兩萬萬美元的物資，沒有中共的聯絡工作，此項物資在華北國共雙方區域之輸送工作實不可能。聯總曾迫切要求解放區救濟總會的代表駐於北平。

鄆城民主政府領導村民轉移經驗 予進犯敵極大困難 保障羣衆生命財產

（新華社山東二十一日電）蔣軍侵佔鄆城後，該縣民主政府即領導蔣佔各村居民轉移至安全地帶，羣衆生命財產得以保障，並給敵人以極大困難。其初步經驗如下：（一）事先要作充分的組織工作，將每村轉移羣衆，按鄰居五家爲一組，自選組長，以一村爲一中隊或分隊，由一較強村幹部帶領，在情況緊急時，按組集合到區，由村幹部率領轉移。（二）加強教育，提高羣衆信心，轉移時，要啓發他們討論「蔣介石來時對咱怎樣了」及「蔣軍必敗，我軍必勝」等問題，使其認識清楚成爲自覺的行動，並領導民兵參加游擊隊，堅持原地工作。（三）充分的物質準備，首先應將羣衆的牲畜組織起來，將糧食架車運到後方，立即組織他們生產，打破單純「逃反」思想，同時發動後方羣衆友愛互助，予以物質與精神上的照顧和安慰。

魯南趙鎮王大娘 臨難不屈立大功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魯南趙鎮縣（新縣，邳縣北）某區王大娘臨難不屈，立下保護公糧二萬五千斤的大功。在去年蔣軍二十六師（現已在嶧邱殲滅）侵犯蘭陵時，年逾花甲的王大娘未能走脫，被敵抓去，逼供公糧儲存地址，王大娘忍受了木棍涼水辣椒水等毒刑，嚴正的回答蔣軍：「拿刀子切了我也不說！」一如此死而復甦者兩次，始終未洩露秘密。王大娘受傷未癒，臥在床上，向去慰問她的民主政府代表稱：「只要保住咱們血汗換來的糧食，拚上我這條老命也值得。」

翻身了的農村典型 樊家窰一切都變了

（新華社晉冀魯豫電）本社特派記者朱穆之報導：最近記者在太行黎城縣樊家窰村住了幾天，所得到的印象，是一切都變了，而且還在繼續變着。

這個村子，在一個深而貧瘠的山谷裏，全村三十八戶，抗戰前只有五六家比較過得去，有一半人家在外放羊或當長工，全村不過五個牲口。現在全村已大都上升爲富裕中農，只有五家還沒有牲口。去年全村生產已達到耕一餘一，太行勞動英雄石寸金就住在這村裏。

最近二十多天，石寸金帶着他的兩條牲口參加了運輸隊，分到一萬八九千元的紅利，閒談中，我問他是否自己趕上兩條牲口單獨搞運輸賺的錢要多些。他很坦白回答：「這不對，還是光顧自己不顧大家」。

石寸金媳婦向我說着，現在的新社會制度好，男女婚姻自由，她今年四十多歲了，十幾歲就嫁給他們。在我們閒談中，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來找她，他滿臉焦急的要求石寸金媳婦去考察他未來新娘的思想好不好，他正準備結婚。

天濛濛亮，民兵就在操場上操練喊殺。民兵隊長告訴記者，經過冬天大檢查，全村所有青壯年甚至老漢婦女，都爭着報名參加民兵，人太多，沒辦法，最後，只有強迫一下，把老漢婦女「選」了出去，但還有一個老太婆，她堅持要在民兵隊裏給大家做些雜活。

村裏有一個民辦小學，以前這村裏沒有一個能寫會算的人，現在不僅許多成年人，連十歲的孩子也會了，這點很使該村小學教員得意，因爲這就是將來請他的時候講好的條件，期間是二年，但二年多就達到了。

大小廟裏的泥胎都不見了，我知道政府沒有任何禁止信神的法令，我問一個老農民，回答很簡單：「從前對神越敬越窮，現在不敬神，房院田地都有了，還不如敬敬毛主席。」

村上早晨打鐘起床，夜裏打擂淨搞，白天各戶互助組生產。我住了幾天，覺得好像在一個學校裏或者是在一座工廠裏，但不像是在一個鄉村裏。

× × ×
× × ×

鄆城莒縣爆炸隊 九顆雷炸死蔣軍一班

（新華社山東廿一日電）鄆城、莒縣各縣爆炸隊於本月上旬間，予進犯臨沂之敵以重大殺傷，一日夜，在小店前後佈雷九枚，次日敵北犯時，一個班被炸死。在此期間，曾兩次夜渡沭河，至張店南湖公路間佈雷四十六枚，在鄆城內外埋雷三十五枚，敵進城時，先後爆炸，逼使敵出犯時，先使兩人推一石滾前行開路，每天行軍只五里。

記晉綏戰地醫療隊

昆禾

晉綏支醫療隊一隊進晉綏邊區，便投入緊張的戰鬥環境中。一年來他們在各個戰役中，在接近戰鬥的第一道醫務綫上，拿和戰士們同樣奮不顧身的艱苦精神，迅速處理與治救着傷員。

當他們從延安出發時，只有醫生十四名，護士四名。大部是從醫大畢業同學調來的。每個人帶着輕便的行李和僅有的書籍，跟隨着幾個藥品器材馱子。可是他們的任務是重大的。衛生部長指示他們：「在技術衛生設備簡陋條件下，從克服困難中創造和改進醫療工作，在平時深入到部隊中，幫助衛生幹部提高技術，進行戰士衛生教育預防工作。」而領導醫療支隊的，是新從川同志就是八路軍「軍醫院」模範院長。

在醫療戰線上

在奔赴前錢沿途的行進中，每到一個治療所就幫助建立各種醫療制度，給予每個傷員以適當處理。

在原平戰鬥中，曾在三天三夜連續施行手術四十餘名。十七團醫助張金玉同志，在到火綫上搶救傷員中，在下腹部受重傷，腸子（空腸）被穿孔廿一個孔，全腹腔流滿了血與大便，抬下戰場後，脈搏僅有微動，全身失去知覺，大部份人都以為他已無希望了，智醫生說：「在戰場上他做了我們的好榜樣，我們要想盡一切辦法挽救。」於是施行腸吻合術，切除壞腸後又用絲綫把腸子縫接起來。但在轉移途中，因無專門護理，縫合腸子被拔破，腸一部，大便流出腹外，病情更加轉惡。又施行了同前次一樣的手術，術後親自給他注射生理食鹽水、葡萄糖，並又輸血兩次約有八百四西西，就在他們積極集體治療下，現在他已全部痊癒了。

戰鬥剛結束，他們又隨着大部隊參加了一整夜行軍，百餘里，參加了另一個戰鬥，他們的口號是：「那裏有戰鬥，我們就到那裏去。」

去夏當大同戰役開始時，他們剛把[illegible]戰鬥的傷員處理完畢，上級要他們得快趕上來，迎接新的任務。緊急的返至豐鎮，又連夜奔赴前綫。就在距火綫幾里的楊和堡安下站，傷員接連不斷的抬下來，他們緊急地在一間破廟裏給戰士們換着藥。

整日是飛機低空掃亂，一次上午正在給一個傷員做手術整復股骨骨折，一排機槍彈射在院裏，接着又是爆炸聲，手術室窗子都被震破了，房裏引起一陣騷亂。醫生告訴大家：「沉住氣。」那傷員吃力地挺起身子，拉住醫生的胳膊，眼裏含着激動的淚：「我們死要死在一塊」。醫生依然安慰着他：「有我們在就有你們在。」

為了防避飛機的侵襲，又搬到靠山一個陰暗潮濕的洞裏，把羊糞掃除乾淨，掛起綿布圍帳，用石頭支起鐵鍋作消毒氣，門板做手術台，用小木桌墊上布做器械桌，用大石塊支起門板子，地下舖上草稿作臥床。在晝夜十幾次的手術中，醫生們累得滿頭是汗，有的同志說：「你們整天這麼勞累不行，傷員趕快處理一下轉送後方就行了。」智醫生回答：「如腹部傷第一綫搶救不好，就會死亡的，又如骨折傷，如不細心治療，路上轉移就容易成殘廢。」郭醫生因為過度的勞累，頭昏眼花，全身出虛汗，幾近虛脫。幾次讓他休息，她都說：「不要緊，我還能堅持。」

「做白求恩的好學生」

「醫生要到病人那裏去，不要病人來找你。」他們常以白求恩這句格言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有一次，戰士彭伍帶着大車拉炭，途中遇上敵人，腿被打傷，全身衣服也被剝光。後來醫療所有幾個同志在行軍中看到他滿身是血的躺在老鄉草車上，便立刻抬在臨近的村子裏，找一套棉衣給他穿上，靠醫生騎自己的褥單剪下消了毒，給他換藥綁紮好，送到醫院，當醫療隊走時，他拄着拐杖送出村邊，依戀不捨的說：「再見吧！我不會忘記你們的。」

醫院裏有數十名因出血過多，而須要輸血才得以治救的傷員。他們為了把這些傷員從危險中救活，不惜自己的一切，自動抽血輸給傷員，護士劉子模同志兩次就輸了六百四西西，智棠卿輸過幾次，並且每次都是二百五十四西西，多（佔全身血量的百分之六，在延安規定輸血一次發二萬元補養費，並有幾天休息。）他們沒有要求任何補養，仍是犧牲工作，因而影響了全院人員的輸血工作。教福的很多同志。

智棠卿同志是二十多歲的青年醫生，在醫大是被公認的模範學生，畢業後又在延安外科專家附濟廉大夫領導下實習，由於他的埋頭苦幹，精心鑽研的學習精神，工作上抱着一片赤誠的熱心，因而技術上得到很大進步。這次他担任着重病號的治療工作，他很注意病室清潔，傷員的護理工作。每到一個病室便幫助護士整理清潔，囑咐看護招護要周到，使在精神上得到安慰。第八號重病室有幾個傷員，一次中午看過病房走出後，突然聽到：「出血了！出血了！」的喊聲。幾個醫生又急忙的走進來，原來是「解放戰士姜得利」口裏大出血，意識模糊的動着頭號哭着：「醫生，我活不了啊！」血依然直流，這時幾個醫生壓在他的身上，兩手緊緊的捏住鎖骨下的動脈（即頸部），才止住血，但傷者因出血過多而虛脫（假死）了，就在這生命危岌的片刻，他檢查了傷者的血型說：「對！和我的血型一樣，〇型。」智醫生說下濺得滿身血點的棉衣，伸出胳膊：「來！抽出二百五十四西西輸上。」大家勸他：「你的身體不好還是輸別人的吧！」他毫不遲疑的從肘靜脈裏吸出了新鮮的血液後，便把針頭扎進傷者發青的靜脈裏，血慢慢的被輸了進去。輸血中他漸漸從昏迷中蘇醒過來，智醫生輕輕的問着他：「省事了吧！」他無力的睜開眼：「我這不是還活着嗎！」扭轉頭又眨眨的看了一眼：「這是你們給我打的血針呀！（輸血）」。說着他感奮的流出熱淚：「醫生！你……救活了我，我一定在八路軍好好幹下去。」這事傳至全院，好多解放戰士都感動的說：「在那邊（指閻軍）像這樣的傷，早就死他十個百個了。」

連隊中的衛生工作

在部隊整訓期間，他們又以全副精力，配合着思想教育與練兵運動，進行部隊的衛生教育。

在工作進行的第一步，首先到各連隊了解戰士的生活情形。新隊長在幫助二連火房做飯中發現伙夫同志淘米沒有把沙子淘淨，洗出的菜還帶着泥，他端過水盆又重洗，對伙夫同志說：「把米淘淨，菜洗淨大家吃了才不易得病。」他並告訴司務長要多燒開水給戰士們喝，洗腳。和戰士們出操時，告訴他們手腳要常不停的運動着，站隊時不要過長，就不會生凍瘡、裂子。戰士中有不少患牙痛，經詳細檢查後，並不是什麼「上火牙」，是因刷牙時用力過大，把「齦齒」刷破的原因，便告訴他們刷法。在公共衛生上發現和老鄉同一廁所並有亂便解的現象，又發動大家自挖廁所。戰士們說：「從吃飯到大便都給注意到了。」同時，他們在連隊中，並進行了醫務、護士人員的教育工作。

晉西南人民苦盡甜來謠

苗風

孫孫餓在前炕哭，
他媽沒奶送下口，
攥緊兩隻小紅手，
邊哭邊嗜小拳頭。
小兒爬在鍋頭哭，
鍋裏嗆叨「窩窩頭」，
肚子餓的唸鍋響，
腳打炕板「咚咚咚」。
媳婦坐在門道哭，
丈夫當了常備兵，
有心門頭碰一頭，
難捨前炕小骨肉。
老婆眼盯空鍋哭，
怪怨自己老命苦，
「四十八丈」（註一）後來路，
村公所裏「頂磚頭」。（註二）
老漢對天放聲哭，
大吼老天救一救！
山頂括來西北風，
風進肚內如雷吼！
晉西南人民咬牙哭，
老閻喝血又吃肉，
受凍挨餓淚雙流，

燒香叩頭盼八路。
陰雲退了日頭出，
北面開來老八路，
頑閻嚇得屁尿流，
百姓笑得不閉口。
救濟糧食發五斗，
五斤貨棉家家有，
實行「耕者有其田」，
土地歸給原來主，
口糧籽種政府貸，
從此生活有來路。
兒子參加八路軍，
從此變成新抗屬，
孫孫前炕拍手笑，
小兒村邊去放牛，
婆媳紡綫又織布，
老漢修犁修鋤頭。

（註一）「四十八丈」：「兵農合一」以後，每個女人要出兩季布，每季十二丈，每年二十四丈，兩人合四十八丈。

（註二）交不上布者，村公所以前讓頂磚頭，罰之。

燈影隊怎樣執行着職業化方針？

王易風

去年十一月間，文聯提出了我們燈影隊要職業化，經濟上完全自給，我們接受了這一任務，便開始向這一目標奮鬥。

我們認為要執行職業化，首先要把工作變成大家的責任，所以擴大民主，是最要緊的問題。但過去這裏邊的民主精神很差，大家有意見只是亂說，不能在會上講，根據這個情況，我們採取的方法是：每遇上事情，就跑去和大家商量，大家先亂說一頓，我們就根據其中正確意見來做，就這樣子做了一個時期，較進步的舊藝人起來啦，他們主動的給提開意見了，所提的問題，也比較正確，我們有原則的盡量採納了他們的意見，這時大家高興了，說領導上是「好人」，趁此機會，就同大家談了一次民主問題，並介紹了老根據地羣眾中民主生活的情形，就這樣子啟發了大家對民主的認識，開展了民主之後，大家對工作慢慢的主動積極起來。在黑暗時期中，個別的舊藝人，認為「民主」了，沒人阻管，就更加散漫，搗亂起來，但演燈影沒有影響到大體。從領導上看來，實行民主，對工作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開展民主以後，領導人說話大家都愛聽了，便抓緊時間，加強革命教育，先是個別閒拉，然後集體講說，從時事聯繫，談到燈影的方向，從勞動人翻身談起，引到個人將來的出路。他們親眼看到革命力量的壯大，並感到過去所受的痛苦及現在窮家庭的困難，有了翻身成家立業的要求，有嗜好的人，開始了戒除嗜好。

當去年前半年佈置念新戲時，他們是勉強接受，提出了「羅文魁」「拔徐州」，秋裏到各處演出一些戲比舊戲吃的開，同時又從舊戲工作裏，編了幾個關於時事、紡織、閻軍搶糧抓丁的快板，在演出中，拿「蓮花落」「四片瓦」一唱出來，到處得到羣眾的歡迎，這個事實，刺激了他們學習新東西的興趣，自動的要求唸新的東西，認識了不學新東西就吃不開。

在接到於明春要完全自給的指示以後，積極份子首先響應，並建立了個中心小組，成了全隊的骨幹。中心小組建立後，就在全體會上，提出職業化的問題與前途，正式宣佈了今後的方針，內有較落後的兩人，當時提出來要脫離，我們也不勉強，立刻就答應了。其餘的都異口同聲，情願堅持到底，並有四位同志自願拿出自己的米來，供大家冬天食用。接着就投票選舉，選出了正副隊長，來領導大家，大家高興的說：「咱們這是好人們鬧的燈影隊，大家搞成一圪搭，鬧吧！」

現在大家正在熱烈熱烈的生產，唸戲的唸戲，生產的生產，等舊曆年一過，就要演戲去了。

悼張保元同志

鐵如

張保元同志是四川蒼溪縣人，今年四十七歲，家境貧寒，三二年參加紅四方面軍鬧革命，同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軍隊中曾任班長排長連長政指等職，身經百戰，負過四次傷，鍛鍊成為一個忠實勇敢的戰士。

四一年因身體很弱，患着很嚴重的肺病，年歲也大了，組織上分配他到手術醫院任政指，在醫院工作負責，生活艱苦，但對傷病員生活卻很體貼，有一次因工作過度，肺病發展，他仍堅持着工作，別人勸他休息，他總是不肯，最後因吐血過多才休息了，當時他這種克己為休養員服務的精神，深深的感動了其他工作同志，並博得傷病員的愛戴。

去年十月份，組織上即派他在賀家莊任兵站站長，向前綫轉送彈藥，向後方轉送傷兵，工作非常繁忙，但張保元同志，都不顧身體的疲勞與嚴重的肺病，日夜不懈的工作，支援前綫，在這樣操勞過度下，就得了食道癌病，加上原有的肺病，就成為不治之症了，經醫生千方挽救無效，終於一月二十七日逝世於和平醫院。

我們一定要學習張保元同志這種克己為羣，奮不顧身的精神，為人民解放事業而奮鬥到底！

常四娃的遭難和解放

張玉柱

常四娃，家住寧武南關河邊上，
他一提舊日淚漣漣，
說到如今喜洋洋。
前年臘月二十九，
日本鬼子還沒走，
狗腿跑到河南邊，
七個口袋擺在人頭前，
他說：
「俱要裝滿七袋糧，
沒有錢糧要腦袋！」
家家愁眉又苦臉，
糧食沒有躲上山躲藏。
四娃父子種菜賣，
糧少要多怎安排？
新年頭上坐禁閉，
時保花錢才出來。
連怕帶氣出了牢，
五天後父親歸黃泉！
一家人買了些高粱麵，
哭哭啼啼過新年。
去年臘月頑軍來，
他比鬼子更厲害，
頑閻說他窩八路，
三番抓進監牢中。
「流工錢」「審查口供」，
願打成招定「偽裝」，
天昏地暗日無光。
老母前年哭先父，
去年又哭三兒郎，
眼眶含淚檢榮炭，
只為全家受凍寒。
嫂嫂抓爐底下哭丈夫，
四娃一家苦上苦。
新年臨頭災禍到，
參加八路軍的姐夫，
被頑閻殺在城外邊。（我軍一偵察員為四娃姐夫，被閻頑殺害）
典賣房產托人情，
贖回殘廢了的三長兄。
今年世事不一般，
八路軍來了我們見日光，
兄弟參加了八路軍，
當了抗屬真光榮，
政府派人來慰問，
咱生產鬧翻身。